



## 过影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:

## 粤闽迁徙族群的共同家事

◎廖德全

最近火爆出圈的方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引发街谈巷议，收获满堂赞誉。作为客家人，看完影片，俯首静思：这哪是潮汕的专属“阿嬷”？分明是整个粤闽迁徙族群的共同家事，是刻在客家人骨子里的集体记忆。

影片那股击穿区域、打动人心的力量，不只属于潮汕，更是所有岭南迁徙民系的精神共鸣。众所周知，岭南文化三足鼎立，广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民系各有风骨、各有千秋。广府人善经商、重务实，烟火气浓，坦荡热烈；潮汕人敢闯荡、重情义，血性与温柔并存；而客家人，则被戏称为“岭南吉普赛人”，千年迁徙、四海漂泊，骨子里藏着执拗的坚韧、朴素的忠义、绵长的乡愁。以往看地域题材影片，总觉得在看他乡故事、品人家烟火，唯独这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看得我神情恍惚，这分明是我客家乡情、客家阿婆的真实写照。潮汕人“下南洋”讨生活，是被逼出来的勇；而客家人千年辗转、四处拓荒，是熬出来的韧。二者殊途同归，都是底层百姓绝境求生、在漂泊中坚守的生存智慧。

乱世之际，山河动荡。无数潮汕男儿辞别

妻儿、远赴暹罗，横跨沧海、远渡重洋，前路是生死未卜的闯荡，身后是牵肠挂肚的故乡。一封封侨批，银信合一、纸短情长，既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，亦是跨越山海的绵绵思念，是游子留给故土的牵挂、厚重的担当。这一幕，客家人太熟悉了，潮客同源、一藤两瓜，“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，有山路的地方就有客家人”。潮汕人闯南洋、渡沧海，靠的是一腔孤勇、抱团取暖；客家人避战乱、闯深山，择贫瘠之地扎根，靠的是吃苦耐劳、守望相助。潮汕有传唱不息的《过番歌》，道尽游子的漂泊辛酸；客家也有无数口头流传的迁徙歌谣，字字句句都是背井离乡的无奈、安身立命的执着。

影片中的阿嬷，丈夫远赴南洋杳无音信，家中老小无人照料，而陌生女子南枝，竟然挺身而出，替故人执笔寄信、尽力养家，半生岁月，无怨无悔！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，只有一句朴素的“做人要有情有义”，支撑着两个破碎的家庭、两段漂泊的人生。很多外乡观众疑惑不解，素昧平生，为何甘愿耗费半生默默奉献？这在潮汕人和客家人那里，却完全可能发生，甚或寻常之举。因

为这份重情重义、抱团相助的品性，从来不是天生高尚，而是弱势群体的生存信条。潮汕地少人多、背山面海，生存资源匮乏，出海闯荡九死一生，唯有同乡互助、彼此托举，才能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；而客家人的处境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千百年来，举家迁徙、远离故土，从中原辗转南方山野荒原，每一次扎根都是绝境求生。情义，抱团，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道德装饰，而是雪中送炭的活命根基。

在客家人的祖训家风里，“信义”“互助”“守本”永远是重中之重。邻里有难倾力相助，宗族有需挺身而出，故人有恩毕生相报，这不是刻板的规矩，而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本能。回望客家先辈，多少男儿下南洋、闯四方，一生漂泊、归期渺茫，留守故土的阿婆、阿妈、阿嫂，守着老屋、带着儿孙，赡养老人、打理家事，一生清贫、一世坚守，用柔弱的肩膀撑起整个家族的烟火与希望。她们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也未曾读过家国大义典籍，却一辈子践行与生俱来的责任担当：人走得再远，根不能断；日子再苦，良心不能丢。情深义重，一生坚守。

影片里的潮汕阿嬷，温柔坚韧、朴素通透，

一辈子固于一方小院、固守一方故土，却活成了家族的精神支柱；而这，也是客家阿婆的典型模样。世人钦敬闯荡四海的英雄、衣锦还乡的强者，却忽略了无数留守故土的山村妇人。她们没见过山海壮阔，没走过越洋长路，一生困于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，熬过清贫岁月、忍受漫长孤独，用一生情义，守住家族的香火、传承族群的风骨、留住游子的归途。

影片中，一张薄薄的信纸，跨越万里山海，承载游子的思念、养家的责任。现存的十余万份侨批，大多朴实无华、直白真挚，多是底层劳工的朴素叮嘱，影片中唯美深情的书信，是艺术加工后的美好表达；正是这份加工，让现代人读懂了旧时光景的艰辛与厚重。在客家人的迁徙史中，如此“一纸寄相思”的情景，同样无处不在。彼时交通闭塞、音讯不通，远赴他乡的客家游子，也是靠书信、银信与故土相连。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“家中老小安好”“在外一切平安”“银两已寄，勉力养家”的朴素叮嘱。我早年当兵在外，每接到父母来信，也总会激动不已、手足无措，不是感情脆弱，而是远隔千山万水，“平安”二字太过沉重；如今，二老均已作古，而我整理旧物读到当年家书，仍会感念往昔、老泪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海报

盈眶。

当今时代，通讯便捷、交通发达，人们早已不靠一纸书信寄相思，不用半生等待梦中人，人心却愈发浮躁、情义愈发淡薄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火爆，恰好用朴素的故事和方式，唤醒人们骨子里的温情与道义。一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不是单一地域的专属叙事，而是所有中华迁徙族群的集体史诗；那些藏在方言里的乡愁，刻在骨子里的忠义与坚守，不分地域、不分山海，都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，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客家阿嬷今安在？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在记忆的烟火中。

## 文友

## 汉水村的年轻仔

◎鹿白

因为都喜欢写作，我和发奋兄有不少共同的话题。每次和他打电话或者见面，他总会跟我讲他的新想法、新计划和已经做了的事，他一件件慢条斯理地表达，我那时时感觉到他的热情满怀——退休对他来讲，就像是“换了一首曲子唱”而已。

不过，这“事儿”大多是他退休前想做而没有足够时间做的：写出生地合浦县汉水村的前世今生，写父母、兄弟、姐妹对自己的恩情；写汉文化背景中的合浦大地；写做文化、文博工作那些年的经历和见过的人、遇到的奇异之事等。

在我看来，以他丰富的工作、人生经历，写几个系列的书都没问题。而事实上，他也真的已经开始做写作这件事了。近年来，他不仅大量收集材料，还写出了近十万字的作品，一些篇章已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。在发奋兄的作品中，我

对他南流江边的故乡汉水村有了全面的认识，对合浦草鞋村遗址、大浪古城遗址等地有了不一样的看法，对汉文化博物馆里的诸多文物有了丝丝现代性的感受……

作为做过多年文化、文博工作的发奋兄，他的写作、视角和思考，处处透着严谨的风格，这自然是好的，严谨夯实了他文本的可信度。但是，在写作中，特别是在写散文类作品时，过于严谨的文风，在我看来，实在有些束缚了行文的潇洒和情感的飞扬。

我和发奋兄多次交流过写作过程中情感流露与叙事细节结合等问题。并非谁说服谁，而是在这样的交流中，我们各自能意识到自己写作过程中需要调整和注意的地方。

因为写作，发奋兄和我的联系、交流比他退休前多了不少。每有新作，他一般会修改数次之后，发给我“看看批批”。

我是真会看，也是真敢“批”。

我们在写作上走的是不同的路子，我注重文学性多些，他更喜欢用写实的手法。对他的作品，我会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意见。我觉得他的写作如果能调整行文风格、表达方式，作品会更出彩。这个观点，我不止一次跟他讲。发奋兄是有雅量的人，他不但没因我的过分直接、“紧抓不放”而不高兴，有时还真的做了改变。这又让我有些不安——写作是特别个人化的事，这样的调整，真的好吗？

发奋兄写作时的严谨之风显而易见，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浓烈情感也一目了然。他“写特别想写的”的冲动“简直都要冲出电脑了”。他太想告诉大家：汉水村曾经是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；地下蒙尘千百年的物件是怎么来到阳光下的；几十年来，自己得到的扶持、帮助；这一生读书、做事都不易，但从来没

有放弃过……

他想写很多，感激的、励志的、明亮的……谁能说，这些不应该写呢？这些当然值得大书特书。但在生活、写作与心路历程中，肯定不止这些，也有灰暗的时候，也有不高兴的时候，也有走弯路的时候，如果在创作中加入这些元素，会不会使作品更丰富，更生动，更真实呢？

在和发奋兄的交往中，他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平和甚至有些过于“朴实”。对我经常性提出的不同意见，他几乎没提出过异议，对我需要的帮助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在表达高兴时，他一般也只是淡淡笑笑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牢骚、表达不满、抱怨什么。生活中有这样的兄长，当然是幸事。但在写作中，是否也可以尝试让“脾气”随性一些？但目前看来效果甚微，也许这就是“秉性”或曰性格吧。

## 撷英

合浦教师创作群体：

## 一股文学的新生力量

◎蒋兴明

自合浦作家公众号开设“合浦校园小作家”栏目以来，众多教师看到自己指导的学生习作在栏目刊发，极大激发了自身的写作热情。老师们纷纷提笔创作，积极向合浦作家公众号及《北海日报》投稿，多篇稿件顺利发表。不少教师也陆续加入了合浦县作家协会、北海市作家协会，圆了自己的文学梦，一支本土教师作家群体就此形成。

这群教师创作者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。有人聚焦家乡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，有人描摹故土风土人情、自然风光，有人记述至亲温情故事，有人书写校园学子的成长点滴，还有人创作灵动有趣的童话作品。

在乡土风貌题材中，涌现出一批比较优质的作品，包括苏家莲的《家乡新貌》、方志青的《大美山口》、钟永兰的《家乡处处面貌新》等。她们在创作前，多次返乡走访，细致观察家乡的江海草木、花鸟砖瓦、街巷风物，把满腔乡土热忱融入叙事与写景之中。苏家莲创作《家乡新貌》时，正值盛夏酷暑。为写好作品，她不畏烈日骄阳，奔走在家乡的河海堤、街巷村落，实地搜集鲜活创作素材。文章叙事描景具体生动，情景交融。方志青在文章《大美山口》中，深情赞美家乡的山水风光。作者巧用一系列色彩词汇，层层铺陈，勾勒出如诗如画的乡土景致，文字韵律优美、画面感十足。

写家乡风土人情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当属冯怀芳的《山口镇元宵年例巡游》。文章生动还原了家乡元宵年例巡游的盛况，将非遗巡游表演写得极具现场感，动态十足。创作前，冯怀芳细致观察巡游全程，用心捕捉细节，秉持匠心打磨文字。她的另一篇作品《春游花屋江》，以春日游花屋江为线索铺展全文，结构紧凑、叙事生动、情景交融，文字极具文学质感。文中“花屋江突然在眼前铺展开来，犹如一条翡翠腰带，波光粼粼的褶皱里藏着整个春天的私语”等句子，清丽雅致、意蕴悠长。

不少教师创作者文体多元、创作涉猎广泛。彭定欢老师写散文、诗歌，同时还写文学评论，代表作有《诗与禅的心灵疗愈》；钟永兰写散文，也写小说；邹凯丽写散文、小说，还写童话；吴蓉兼顾散文、小说及网络小说创作；黄传艺偏爱写散文，尤其喜欢写垂钓主题系列散文，同时涉足小小说。

到现在，合浦已涌现出五十多位本土教师作者。其中，李长业、吴蓉、王德丽、徐华君、陈泮蓉、邹静、吴豪蓉、陈敬丽、陈璐娇、李云等老师主动加入“合浦校园小作家”编辑团队，成为合浦文学志愿者。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，不计酬劳、默默奉献，累计编辑推出“合浦校园小作家”栏目作品三百多期。他们怀揣文学热爱，倾力浇灌青少年文学幼苗，为本土文学培育新生力量。

这支教师文学队伍，不仅为北海文坛增添了新鲜血液，更陆续产出不少优质原创作品，为本土文学发展注入鲜活活力。近两年本土教师文学队伍发展势头迅猛，仅去年就有近十位教师成功加入北海市作家协会。教师创作者的作品不仅刊发于“合浦作家”公众号、《北海日报》副刊等本地平台，不少佳作更是走出本地，登上外地各类文学刊物。其中，邹凯丽的童话《消失的大海》刊发于《语文报》；何美英的童话《会飞的扁豆花儿》刊载于《读读儿童故事》；《胆大还是胆小》发表于《小小读者》；唐丽明的小小说《草绳与瓶子》先在《北海日报》副刊刊发，后被上海《故事会》杂志转载……因篇幅所限，诸位教师创作者的文学成果难以逐一罗列。

愿这支扎根乡土、心怀热忱的文学新生力量，持续蓬勃生长、笔耕不辍，绽放更多文学光彩！

## 赏析

## 以文字守望千年故土

◎曾春香



合浦古郡 吴杰 摄

经历与故乡的历史使命相连。作为合浦海丝申遗的亲历者，梁发奋写下四方岭汉墓群的沧桑，记录申遗路上的执着坚守与艰辛付出。从清理“三无”加工厂到协调道路建设，自掏腰包补贴村民，他为申遗事业步履不停、尽心竭力。那些散落在四方岭的汉墓封土堆，不仅是古迹遗存，更是合浦作为海丝首港最坚实的历史物证。登高望远，他回望合浦两

千年的海丝帆影，也眺望古城崭新的未来。合湛高铁的建设、沿海高铁的规划，让这座千年古郡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蓬勃发展的热切期盼。

这些文字，既是梁发奋的人生记录，也是合浦发展的时代切片。他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从乡村教师到行政岗位，始终扎根合浦热土，目光始终眷恋着这片土地的山水风物、人文底蕴与发展变迁。他写亲人，描摹

的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风与传承；写故土，铺展的是合浦的自然风貌与千年文脉；写发展，记录的是新时代里千年古郡的蜕变与新生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唯有真挚的情感与真切的观察，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文字中触摸到合浦的温度与厚度，感受到一个本土作家扎根故土、眷恋故乡的深沉热爱。

愿这些温热的文字，让更多人走近合浦、读懂这片土地的沧桑故事；也愿合浦的文脉，如西门江的流水，如四方岭的青松，绵延不绝、生生不息。